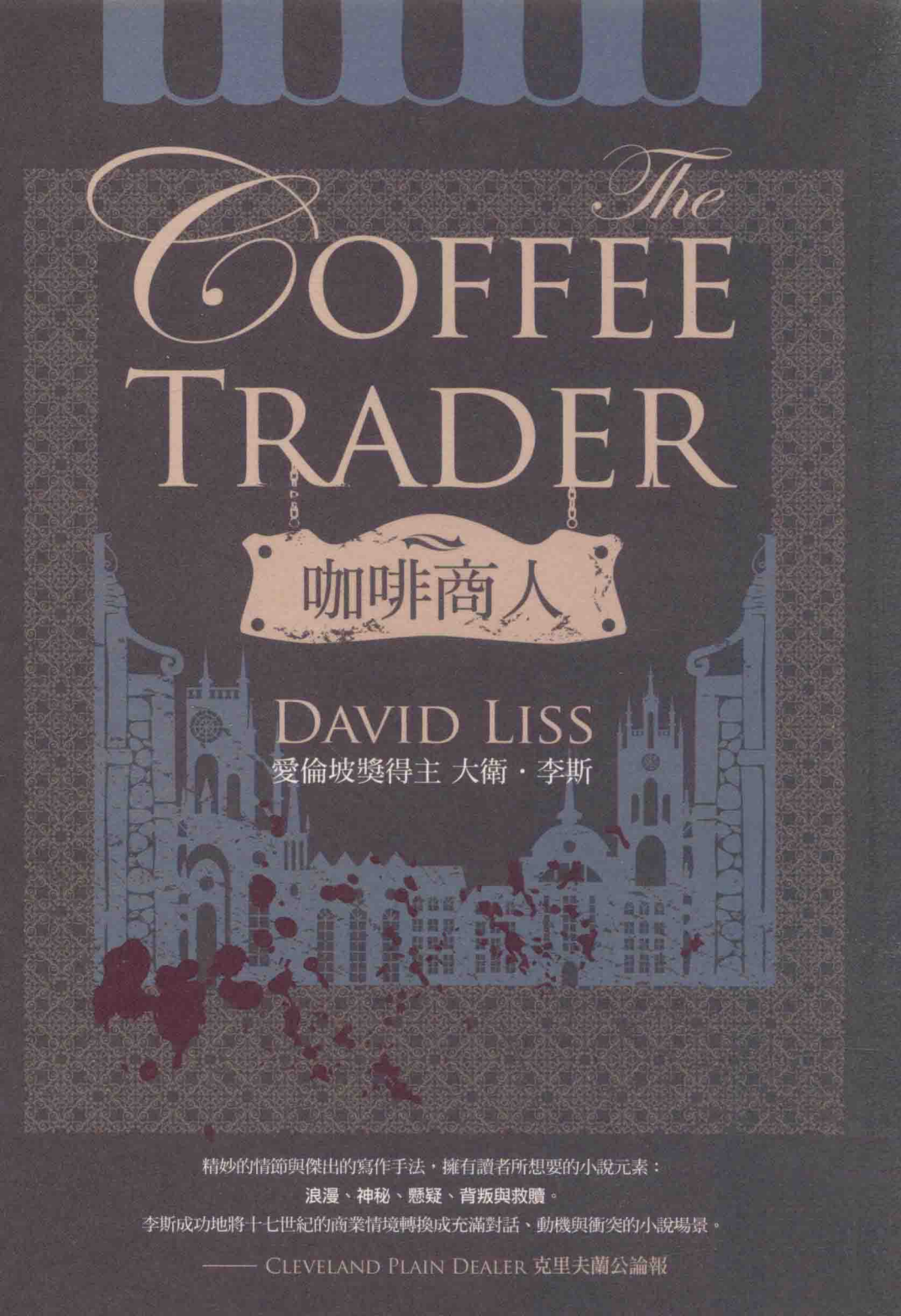




The COFFEE TRADER

咖啡商人

DAVID LISS

愛倫坡獎得主 大衛·李斯

精妙的情節與傑出的寫作手法，擁有讀者所需要的小說元素：

浪漫、神秘、懸疑、背叛與救贖。

李斯成功地將十七世紀的商業情境轉換成充滿對話、動機與衝突的小說場景。

—— CLEVELAND PLAIN DEALER 克里夫蘭公論報

The COFFEE
TRADER
咖啡商人

DAVID LISS

愛倫坡獎得主 大衛·李斯

咖啡商人／大衛·李斯 (David Liss) 著；丘淑芳譯。

-- 初版.-- 臺北市：書林，2013. 08

面：公分

譯自：The coffee trader

ISBN 978-957-445-547-8 (平裝)

874.57

102013197

咖啡商人

The Coffee Trader

著者 David Liss

譯者 丘淑芳

編輯 周佩蓉

封面設計 許晉維

版面設計 謝宜欣

出版者 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Tel (02) 2368-4938 · 2365-8617 / Fax (02) 2368-8929 · 2363-6630

100臺北市羅斯福路四段60號3樓

北區業務部 Tel (02) 2368-7226 · 通路業務部 Tel (02) 2368-4938

台北書林書店 106臺北市新生南路三段88號2樓之5 Tel (02) 2365-8617

中區業務部 403臺中市五權路2之143號6樓 Tel (02) 2376-3799

南區業務部 802高雄市五福一路77號2樓之1 Tel (02) 229-0300

發行人 蘇正隆

出版經理 蘇恆隆

郵撥 15743873 · 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網址 <http://www.bookman.com.tw>

經銷代理 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二段121巷19號

電話 (02) 2795-3656 (代表號) 傳真 (02) 2795-4100

出版日期 2013年8月初版

定價 350元

I S B N 978-957-445-547-8

THE COFFEE TRADER by David Liss

Copyright © 2003 by David Lis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avid Liss c/o

Darhansoff, Berrill, Feldman Literary Agents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Complex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3 by Bookman Book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欲利用本書全部或部份內容者，須徵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同意或書面授權。

目次

咖啡商人

005

背景解說

365

致謝

368

大衛・李斯訪談錄

369

問題討論

375

The
COFFEE
TRADER

咖啡商人

DAVID LISS

愛倫坡獎得主 大衛·李斯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咖啡商人／大衛·李斯 (David Liss) 著；丘淑芳譯。

-- 初版.-- 臺北市：書林，2013. 08

面：公分

譯自：The coffee trader

ISBN 978-957-445-547-8 (平裝)

874.57

102013197

咖啡商人

The Coffee Trader

著者 David Liss

譯者 丘淑芳

編輯 周佩蓉

封面設計 許晉維

版面設計 謝宜欣

出版者 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Tel (02) 2368-4938 · 2365-8617 / Fax (02) 2368-8929 · 2363-6630

100臺北市羅斯福路四段60號3樓

北區業務部 Tel (02) 2368-7226 · 通路業務部 Tel (02) 2368-4938

台北書林書店 106臺北市新生南路三段88號2樓之5 Tel (02) 2365-8617

中區業務部 403臺中市五權路2之143號6樓 Tel (02) 2376-3799

南區業務部 802高雄市五福一路77號2樓之1 Tel (02) 229-0300

發行人 蘇正隆

出版經理 蘇恆隆

郵撥 15743873 · 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網址 <http://www.bookman.com.tw>

經銷代理 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二段121巷19號

電話 (02) 2795-3656 (代表號) 傳真 (02) 2795-4100

出版日期 2013年8月初版

定價 350元

I S B N 978-957-445-547-8

THE COFFEE TRADER by David Liss

Copyright © 2003 by David Lis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avid Liss c/o

Darhansoff, Berrill, Feldman Literary Agents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Complex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3 by Bookman Book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欲利用本書全部或部份內容者，須徵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同意或書面授權。

目次

咖啡商人

005

背景解說

365

致謝

368

大衛・李斯訪談錄

369

問題討論

375



濃稠的液體在碗裡漾起漣漪，黝黑、熱燙、一點也不吸引人。米蓋爾·李安佐端起碗，將碗挨近，他的鼻子幾乎碰到那柏油般的液體。他將碗端起片刻，吸了一口氣，將那氣味深深吸入肺裡。像泥土與難聞的樹葉散發出的強烈氣味，令他大吃一驚，彷彿是藥師放在破舊瓷瓶裡的東西。

「這是什麼？」米蓋爾問道，滿心不悅地用大拇指的指甲戳著另一根大姆指邊緣的皮肉。她明知道他沒那個閒工夫，為什麼要帶他來這裡看這無聊的東西。米蓋爾心裡滿腹牢騷，卻不動聲色，倒不是因為怕她，不過他發現自己得努力別惹她生氣。

他望去，看到葛婁伊德咧著嘴笑著，看他默默握著指甲肉的自殘舉動。他熟悉她那令人無法抗拒的微笑，明白那微笑的意義：她對自己很滿意。當她面露那樣的神色時，米蓋爾要對她發脾氣也難。

「這可是非比尋常的東西。」她告訴他，指著他的碗說：「喝下去。」

「喝下去？」米蓋爾斜睨著眼，看著那碗漆黑的東西，說：「這簡直就像濃烈的百家德蘭姆酒，當然是非比尋常了，可我不想知道那嚐起來是什麼味道。」

葛婁伊德靠過來，幾乎碰到他的手臂，「喝一小口，我就一五一十地跟你說，這烈酒會讓我倆發財。」

事情是從不到一小時前開始的，當時米蓋爾發現有人抓住他的手臂。

他在轉頭前的霎那，思忖著幾種令人不快的可能：可能是死對頭或債主、被拋棄的戀人還是她怒不可遏的親戚、或者是因他極力推荐而買了波羅的海穀物期貨的丹麥人。不久前，陌生人靠過來還意味著希望。商人、謀士和婦女都來找米蓋爾，向他請益，爭取他的陪伴，想從他這裡賺點錢。如今，他只想知道災難又會以什麼面貌降臨。

他不想停下腳步，他正在前進的人群裡。每天新教堂的鐘敲了兩聲，就表示交易所的交易結束了。數以百計的經紀人蜂擁而出，來到阿姆斯特丹市中心的水壩大廣場，沿著巷弄道路和運河兩邊分散開來。瓦摩士街是通往最受歡迎的酒館最快的路線，沿街的店東們戴著寬邊皮帽，抵擋從須德海颶進來的溼氣，步出店外把一袋袋香料、一卷卷亞麻布、一桶桶菸草排放好。水手、鞋匠和女帽商招手喚人進去，販賣書籍、筆和異國風味小飾品的商販，大聲叫賣著他們的商品。

瓦摩士街成了一條黑帽、黑衣的川流，只見白衣領、白袖、白襪和銀鞋扣的閃光點綴其間。貿易商們經過打從東方、新世界，或百年前沒人聽說過的地方運來的貨品，像教室裡放出來的學童般興奮不已，操著十幾種不同的語言，談論著他們的生意。他們大笑、大叫、比劃著雙手，凡經過面前的年輕女子，他們都一把抓將過去。他們掏出錢包，掃過店東們的貨品，留下硬幣揚長而去。

米蓋爾·李安佐沒有大笑、沒有欣賞擺在他面前的貨品，也沒伸手去抓曲意逢迎的店家女子柔軟的身軀。他沉默地走著，低頭避開微微細雨。今天是西元一六五九年五月十三日，每個月二十日是交易所的結帳日，這一天當月的所有資金調度都要結清帳款，錢財易手。在這之前，大家可以隨興操盤都無所謂。今天白蘭地期貨不太妙，米蓋爾現在只剩不到一星期的時間可以搶救，否則就會再多出一千塊錢的債務。

又欠了一千塊錢。他已經欠了三千塊錢。曾經，他一年可以賺上那筆金額的兩倍，但六個月前糖市崩盤，把米蓋爾的財富一併拖垮，然後是一個接著一個的失誤。他也想像荷蘭人那樣，不把破產當回事。他試著告訴自己沒關係，只要再多點時間，就可以彌補這筆損失，可是要他相信這想法，還得花上一段時間。他思忖著，再過多久，他那張孩子氣的大臉就會開始消瘦？再過多久，他的雙眼就會失去商人那種熱切發光的眼神，而透出賭徒孤注一擲的空洞？他發誓絕不讓這種事發生在他身上。他不會變成那些迷失的靈魂，在交易所流連不去的鬼魅，在每個結帳日之間煎熬、苦苦掙扎，只為了賺到足夠的錢，再熬過這個月的帳單，然後稍微喘口氣。

現在，不知是誰的手抓著他的臂膀，米蓋爾轉頭過來，看到一個穿著整潔的中產階級荷蘭人，二十歲左右，是個肌肉結實的寬肩男子，一頭金髮，一張英俊的臉龐幾乎稱得上漂亮，好在下垂的鬍子為他添了幾分男子氣概。

這是韓卓克，沒人聽說過他姓啥，他是葛婁伊德·達姆胡伊斯的跟班。

「您好啊，猶太佬。」他說道，手還抓著米蓋爾的臂膀：「希望您今天下午一切順心如意。」

「我一向都很好。」他答道，一邊扭動脖子四處張望，看看身後有沒有喜歡拉雜閒扯、惹事生非的人。馬馬德是葡萄牙裔猶太人管理委員會，禁止猶太人與「不合宜」的異教徒聚會，雖然認定標準很模糊，但沒有人會把穿著黃色無袖短上衣和紅馬褲的韓卓克視為合宜的人。

「達姆胡伊斯夫人差我來請您過去。」他說。

葛婁伊德以前玩過這把戲。她知道米蓋爾不能冒這個險，在瓦摩士街這種公開場所的大街上，讓人看到他跟一個荷蘭女人在一起，尤其是跟這荷蘭女人做生意，因此，她派她的人手過來。這樣對米蓋爾名聲的風險並沒有比較小，只是這樣一來她就可以在不露臉的情況下逼他就範。

「跟她說，我沒這閒工夫。」他說，「我現在沒空。」

「你當然有空。」韓卓克咧著嘴笑道：「什麼樣的男人會拒絕達姆胡伊斯夫人？」

米蓋爾拒絕不了，至少不容易，要他拒絕葛婁伊德或任何人提出有意思的建議——包括他自己——都很困難。米蓋爾對厄運沒興趣，災難之於他就像一套鬆垮而警扭的衣服。他正身陷破產困境，必須每天逼迫自己小心翼翼扮演這樣的角色。他知道，那是他真正的詛咒，所有假裝改信天主教的祕密猶太人的詛咒：在葡萄牙他已經太過習慣偽裝了，假裝天主教徒去做禮拜，假裝瞧不起猶太人，假裝尊重宗教法庭。他覺得就算自己是某種人，但要讓全世界以為他是另一種人也無所謂。欺騙，即便是自欺，也實在太容易了。

「謝謝你的女主人，不過請代我表示遺憾。」結帳日馬上要到了，又有新積欠的債進來，他得克制一下他的娛樂，至少得過一陣子。今天早上又有一張字條，一張破紙片上陌生而沒有具名的潦草筆跡寫著：把錢還給我。米蓋爾打開每一封這樣的信時，就會悶悶不樂地想著，等著輪到你吧。但是，他還是被那直截扼要的語氣和雜亂的字跡給嚇到了。只有瘋子才會寄這種沒頭沒尾的信——就算他有錢，就算他想用他所剩無幾的錢來做還債這件蠢事，可他要怎麼回信呢？

韓卓克瞪眼望著他，彷彿聽不懂米蓋爾口音濃重但說得不錯的荷蘭話。

「今天不行。」米蓋爾說道，語氣更堅持了。他避免用太強硬的口氣跟韓卓克說話，他曾見過他把一個肉販的頭猛地撞在水壩廣場的石頭，因為那人將發臭的培根肉賣給葛婁伊德。

韓卓克凝視著米蓋爾，流露出中產階級男子對主人特有的憐憫。「達姆胡伊斯夫人叫我通知你，就是今天了。她跟我說，她會給你看個東西，等你看了，從今以後你會把今天下午當作你一生的轉捩點。」

他的眼前閃過她寬衣解帶的景象，那倒是過去與未來之間一個可愛的分界線，當然值得放下今天下午的正事。然而，葛婁伊德愛玩這種遊戲，她是不可能脫衣服，頂多脫個帽子罷了。但是他又擺脫不掉韓卓克，儘管他的難題迫在眉睫，還是沒法跟這陰魂不散的荷蘭人談條件。這樣的情況以前就發生過。他會跟著米蓋爾進去一家又一家的酒館，從巷弄到運河邊，直到米蓋爾投降。他決定最好還是趕快把這事了，於是他嘆了一口氣，說他會去。

韓卓克用力一扭脖子，轉身離開鋪著鵝卵石的古老街道，越過陡橋，朝三條大運河——紳士運河、皇帝運河、王子運河——環繞的新城區走去，然後邁向城內成長最迅速的約丹區。空氣裡迴盪著鐵鎚在鐵砧上敲打，以及鑿子在石頭上鑽洞的聲音。

韓卓克帶著他，沿著玫瑰運河一路前行，駁船穿過運河的濃霧，駛向碼頭卸貨。新興富人蓋的新房子矗立在混濁的河水兩岸，面對櫟樹和椴樹林立的河道。米蓋爾也曾租過這種紅磚尖頂華宅，可是接下來巴西的糖產量卻遠遠超出他的預期，他一直在賭巴西糖產會繼續走低好幾年，但是突然間巴西農民卻出乎意料地大豐收，糖價瞬間暴跌。他原本是交易所有頭有臉的人，卻瞬間負債累累，只能仰賴弟弟的殘羹剩飯過日子。

一離開大街，約丹區就魅力頓失。這個社區很新——他們站立的地方，三十年前還只是一片農田——但巷弄裡已經披上貧民窟破舊的外衣，泥土取代鵝卵石，茅草和木片搭蓋的棚屋，挨著塗上柏油的黑色矮屋。巷子裡到處是織布機吱吱嘎嘎的空洞聲音，織工們從日出工作到深夜，只盼能賺夠明天餵飽肚子的錢。

在軟弱時，米蓋爾也曾害怕貧窮會找上他，像約丹區那些可憐人一樣。他害怕負債累累，甚至到了連翻身的夢想都幻滅的地步。到那時，他還會是同樣一個人嗎？——他還是原來的自己，只不過身

無分文——或者他會變得像街上擦身而過的那些乞丐和不幸的工人呢？

他向自己保證不會變成那樣，真正的商人絕不向心灰意冷屈服。只要做過祕密猶太人，總會有安然脫困的辦法，至少在他落入宗教法庭之前。他提醒自己，在阿姆斯特丹沒有宗教法庭，只有馬馬德。

可是，他跟這個謎一樣的荷蘭人在這裡做什麼呢？他有正事要辦，很重要的事，他怎麼會讓自己的意志屈服了呢？

「你要帶我到什麼地方？」米蓋爾問道，希望能為自己找到開脫的理由。

「一個悲慘的地方。」韓卓克說。

米蓋爾正要張嘴抗議，可是太遲了，他們已經到了。

儘管米蓋爾不像荷蘭人一樣相信預兆，但他日後回想起來，他的投機事業是在這個名叫金牛犢的地方展開的，這顯然是個沒有前途的名字。他們步下一道很陡、天花板低得不像話的樓梯，來到地下室。地下室是個可容納三十個人依然舒適自在的小房間，不過現在卻擠了大約五十個人。廉價的西印度群島菸草嗆人的煙和發霉的泥炭爐，幾乎要蓋過打翻的啤酒和葡萄酒、老乾酪和五十個沒洗澡男人的臭味——或者，應該說是四十個男人和十個妓女——從他們的嘴發出的洋蔥和啤酒氣味。

樓梯底下，一個身形像極了梨子的碩大男子擋住過道。他意識到有人想過去，就把龐大的身軀往後挪，不讓任何人擠過去。他一手拿著一個大啤酒杯，另一手拿著一支煙斗，對他的同伴吼了一句沒人聽得懂的話。

「把你肥胖的身體挪開，老兄。」韓卓克對他說。

那人微微轉頭，剛好露出一臉不悅之色，然後將臉轉開。

「老兄，」韓卓克又說：「你這擋在路上的臭硬屎，別逼我用瀉藥把你沖掉。」

「那你大在褲子上好了。」他答道，然後衝著朋友的臉大笑起來。

「老兄，」韓卓克說，「轉過來，看看你是在跟誰說粗話。」

那人真的轉身了，他一看看到韓卓克，那張雙下巴、三天沒刮鬍子的臉笑容頓失：「對不起。」他說，把頭上的軟帽摘下，迅速讓路，跌跌撞撞地走進朋友堆裡。

這遲來的謙遜不能讓韓卓克滿意，他的手像鞭子一樣伸了出去，抓住那人骯髒的襯衫，他的大啤酒杯和煙斗掉到地上。「你說，」韓卓克說，「我該不該掐住你的喉嚨？」

「要不要。」那個醉鬼趕緊說，雙手像鳥翅膀一樣晃動著。

「你說呢，猶太佬。」韓卓克問米蓋爾，「該不該掐死他？」

「噢，放了他吧。」米蓋爾很厭煩地答道。

韓卓克鬆了手。「猶太佬說放了你，老兄，下一回你想拿死魚或爛白菜砸猶太人的時候，要記住今天有個猶太人救了你一命，還不求回報呢。」他轉向米蓋爾說，「走這邊。」

韓卓克只消點個頭，群眾就為他們讓路，就像紅海為摩西分開一樣。穿過酒館，米蓋爾看到葛婁伊德坐在吧台那兒，像糞堆裡一朵漂亮的鬱金香。米蓋爾走向前去，她轉身面向他微笑，笑得如此開朗、燦爛，令人無法抗拒。他忍不住只得報以微笑，自覺像個傻孩子，她一向就讓他這麼覺得。葛婁伊德有一種不太正經的魅力，跟她消磨時間就像跟朋友妻子上床一樣（他從沒做過這種事，因為姦淫是最可怕的罪，他還沒遇過能誘惑他走上那條路的女人），或是給處女來個初吻（這事他倒是做過，不過只有一次，那個處女後來成了他的妻子）。葛婁伊德周遭的空氣，總是充滿了禁忌與難以捉摸的慾望。也許，這是因為米蓋爾從未跟一個不相干的女人共度那麼多時間，卻沒發生性關係。

「夫人，我很榮幸妳要見我。不過，恐怕我現在沒時間陪妳消遣。」

「結帳日就快到了。」她滿懷同情地說道，一邊搖著頭，臉上流露著既母性又嘲弄的哀傷。

「是快到了，我有很多事要打理。」他還想跟她多說一些，事情不順利時，除非他能想出個妙計，否則一個禮拜他就會多一千塊錢的債務。但是他沒說出來。米蓋爾在經歷了六個月殘酷無情、令人麻木的負債後，對於如何做個債務人已經略知一二，他甚至考慮寫一本這方面的小冊子。第一條守則就是絕對不可以表現出一副負債累累的模樣，絕對不能對任何不需要知道的人透露你的問題。

「來，在我旁邊坐一會兒。」她說。

他想拒絕，他寧可站著，不過坐在她身邊比站在旁邊來得令人開心，於是他還沒意會過來就下了決定，他發現自己正點著頭。

倒不是因為葛婁伊德比別的女人美麗，不過她肯定有自己的美。乍看之下似乎沒什麼不尋常的，三十五歲左右的富裕寡婦，氣派高挑，尤其當男人從適當距離凝望，或者肚子裡裝了足夠的啤酒，她看起來算是非常漂亮。即便已過了風華鼎盛的歲月，還相當有魅力，蒙上天恩寵，她有一張平滑圓潤的北國女子臉孔，像荷蘭奶油般膚若凝脂。米蓋爾還見過比她小二十歲的年輕人，垂涎三尺地凝視著她。

韓卓克從米蓋爾後面現身，請葛婁伊德身旁的男子讓位，領著那人離開，米蓋爾這才入了座。

「我只能勻出幾分鐘。」他告訴她。

「我以為你會多給我一些時間。」她向前靠過來，在他那時髦的短鬚邊上吻了一下。

第一次她吻他的時候，是在一家酒館裡。米蓋爾從來沒有女性朋友，更別說是荷蘭女人。他以為自己有義務要帶她到後面的房間，掀起她的裙子。這不是頭一遭荷蘭女人向米蓋爾投懷送抱，她們喜

歡他態度從容、笑容可掬，還有雙大而黑的眼睛。米蓋爾生了一張圓臉，柔軟年輕，卻不稚氣。荷蘭婦女有時會問他，可否讓她們摸一下他的鬍子，這種事會發生在酒館、有樂師伴奏的酒肆，還有市區裡非高級區的大街上。她們聲稱他的鬍子修剪得又整齊又好看，很想要摸一下，但是米蓋爾心中明白，她們喜歡他的臉，是因為他的臉柔軟如孩子，又剛硬如男人。

然而，葛婁伊德只想用嘴唇輕觸他的鬍子，此外別無他求。她早就表明，她根本就沒興致讓人掀她的裙子，至少不是米蓋爾。這些荷蘭女人隨自己高興，可以隨便親吻她們喜歡的人，比葡萄牙裔猶太婦女親吻自己丈夫還要大膽。

「你瞧，」她一邊指著群眾，一邊告訴他，「即便你已經在這城市多年，我還是有新東西給你看。」

「我擔心妳新東西的存貨可能越來越少了。」

「至少你不需要擔心你們的希伯來委員會看到我們在這裡。」

這話倒是真的。猶太人和異教徒可以在酒館裡談生意，可是葡萄牙裔猶太人有誰會選擇這種又髒又臭的鬼地方？不過小心駛得萬年船。米蓋爾迅速環視周圍，看是不是有馬馬德密探的蛛絲馬跡：可能是打扮成荷蘭工人的猶太人，單獨一人或兩個一組看來很醒目的傢伙，而且沒在吃東西。除了猶太人之外沒有人會留鬍子，還用剪刀剪得很短，像用刀刮過似的乾淨（律法書禁止用刀片刮臉，而且不能修剪鬍子，但是在阿姆斯特丹卻不時興留鬍子，所以只要蓄鬍就表示是猶太人。）

葛婁伊德的手順著米蓋爾的鬍子輕拂過去，這個動作還不至於有情愛的意味。她喜歡與男人共處時自由自在，這點勝於一切。她的丈夫被她說成是流氓裡最十惡不赦的，已經死了好幾年，但她還沒慶祝完恢復自由之身呢。「吧台後面那個胖子是我表哥克里斯平。」她說。